

论“容器量词的类别”与“一量_C名”结构

表“满/全”义的标记形式¹

Nattanit Chamsuwanwong²

提要

本文以“‘容器量词的类别’与‘一量_C名’结构表示‘满/全’义的标记形式”为题，旨在探讨“一量_C名”中数词“一”的语义诠释。“一量_C名”中，“一”有两种解读，一是“数量”义，二是“满/全”义。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是容器量词内部不同的语义差异造成的。“一量_C名”中，容器量词可分成三类：数量类（一箱糖）、满-数类（一桌子糖）、满全类（一地糖）。使“一”解读成“满/全”的后两类可以看作“满/全”义的内部标记。此外，表“满/全”的“一量_C名”结构当添加某一特殊标记，如：“的”字、“都”字、重音和否定标记形式，或可以用“满/全”替换“一”但“一”不能被其他数词替换，“满/全”义就更加凸显。这些特殊标记则看作“满/全”义的外部标记。

关键词：容器量词类别、“满/全”义的标记形式、“一量_C名”结构、“数量”义、“满/全”义

¹ 本文是根据作者硕士论文《“容器量词”的类别与“一量名”结构表“满/全”义的标记形式》（2010）删改写成的。经指导老师沈阳教授的指导而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的2012年“‘名词短语结构与名词短语指称’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过。

² 陈丽君，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博士生，师从沈阳教授。

一、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数词“一”在“一量名”结构中除了可以表示实指的数量义——最小的正整数（一个人、一双筷子）之外，还可以表示非实指的全量义，即“满/全”义。朱德熙（1982）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一量名”表示“充满”义的情况只出现在“临时量词”这一类。他所说的“临时量词”是指“借用名词当量词用”（p: 50）。例如：

(1) a. 一碗饭

b. 一桌子土

根据朱先生的看法，“碗”和“桌子”都是临时量词，句法表现相同，但（1a）和（1b）的意思并不相同。证据是“第一，‘一桌子土’是‘满桌子土’的意思，‘一碗饭’不是‘满碗饭’的意思；第二，‘一碗饭’的‘一’可以换成其他数词，‘一桌子土’的‘一’不能换；第三，‘一桌子土’可以说‘一桌子的土’，‘一碗饭’当中不能插入‘的’”（同上）。

换一个角度来看，“碗”和“桌子”也有相似之处，即都可以看作承载物品的器皿。可见，朱先生的临时量词还可理解为“容纳某事物的工具”。本文将把所有充当某事物载体的量词一律称作“容器量词”，以后把由容器量词构成的“一量名”写成“一量_c名”，“量_c”指容器量词，“c”是“container”的缩写，并认为容器量词的不同性质能够使“一”蕴含不同的意义。

深究起来，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

(2) a. 一盒点心

b. 一盒子点心

c. 一桌子点心

d. 一嘴点心

(2a) “一”指实际数量，与“二、三、四……”对应。至于点心是不是满的就不能确定了（排除去半盒以下的，都可以这样叫）(2b) “一”可以指实际数量，同时给人的感觉是盒子里的点心是满的；(2c) “一”虽然还可以指实际数量，但更倾向于表示“桌子上充满着点心”；(2d) “一”一般不表实际数量，只能表“充满”。

同样是“一量_c名”结构，其中在“量_c”位置上的词都可看作容纳点心的容器，为什么四者的“一”所表达的意思有区别呢？本文以容器量词的类别和“一量_c名”结构作为出发点，旨在探讨“一量_c名”中数词“一”的语义诠释。由不同类型的容器量词构造而成的“一量_c名”，其“一”可以获得两种解读，一是“数量”义，二是“满/全”义。本文主要探讨“一”表“满/全”的部分，并试图引入标记形式的概念来验证。标记形式可以帮助鉴别“数量义”和“满/全”义。使“一”获得“满/全”义的“量_c”是“满/全”义的内部标记。并且，表“满/全”义的“一量_c名”当添加某一特殊标记时，如：“的”字（一箱子的书）、“都”字（一院子粮食都被雨打湿了）、重音（‘一’身汗）和否定标记形式（一盒子点心没有我爱吃的），或可以用“满/全”替换“一”但“一”不能被其他数词替换（一/满地糖），“满/全”义就更加凸显。这些特殊标记就是“满/全”的外部标记。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讨论“一量_c名”结构中“一”当“满/全”解的现象，并通过对大量真实语料搜集、问卷

调查³、采访等方式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希望能揭示出“一”当“满/全”解的背后动因和标记形式。所出现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语料库(CCL)，辅以参考文献中所引述和讨论的语料、日常交谈的语料等等。

二、相关术语的界定⁴

2.1 容器量词的界定

本文对容器量词的界定是：处在“一量_c名”中第二个语法槽上（“量_c”位置）、具备容器功能的名词或量词。“容器功能”是指“容纳、承载、附着”功能。例如“一杯水、一桌子沙、一脸皱纹”中的“杯、桌子、脸”都是容器量词，具备容器功能，而“水、沙、皱纹”是被容纳、被承载、被附着的事物。可见，本文中的容器量词是要作广义理解。需要指出的是，若文中出现“一量名”或“数量名”之处，该“量”则不限于容器量词。

2.2 数量的实指、数量的非实指

“数量的实指义”表示实际数量，例如“一”是“数量的最小正整数”。

“数量的非实指义”指数量义虚化以后所得到的意义。譬如，在一定的语境下，“一”可以解读为“某、任何、满”；“两”可以解读为“几”义。“某、任何、满”是“一”的非实指义；“几”是“两”的非实指义。

³ 该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学或毕业生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研究或毕业生，共 97 人，均来自中国大陆。

⁴ 术语和其解释皆为笔者在本论文中所定义的。

同理，“一量_c名”结构中，如果“一”表示“满/全”的意思，那么“满/全”表全量义，这是“一”的非实指用法。

三、容器量词的分类

3.1 本文对容器量词的分类

本文对容器量词的分类的依据是其本身的性质，认为容器量词的不同性质是造成“一量_c名”中的“一”具有“数量”义和“满/全”义两种理解的根源。本文把容器量词划分成三种类别：数量类容器量词（记作“数量量_c”）、满-数类容器量词（记作“满-数量_c”）、满全类容器量词（记作“满全量_c”）。

本文所谓容器量词包括真正的容器和抽象的容器。真正的容器指那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装载东西的器皿，如“碗、箱儿、盒子”等，我们把这一类一律称作“器皿量词”；抽象容器是指那些人们一般不把它看作装载东西的器皿，实质上它也具备装载功能，可分成表人体器官的词，如“脸、脚”以及非表人体器官的词，如“车、地”。这两类我们分别称作“人体量词”和“非人量词”。

3.1.1 数量量_c

“数量量_c”使“一量_c名”中“一”解读为实指的数量义，其成员包括“一箱柿饼、一盒点心、一瓶水、一匣手镯”中的“箱、盒、瓶、匣”等，我们称之为“数量器皿量词”。

虽然这类容器量词最初是借用名词而来的，但是随着长期、高频的使用，量词的用法逐渐固定下来，性质上已经演变为“量

词”。借用名词之后，“原来的语法特点消失，新的特点（量词的语法特点）产生”（胡附 1984: 42）。例如，“箱子、盒子、瓶子、匣子”转成量词后，后缀“子”脱落，可以重叠（盒盒）；有“一 A（一）A”式（一箱（一）箱）；构成数量短语时，如果该数量短语做宾语，“一”可省去（我带来了（一）箱书）；“量_c”和“名”之间不能插入“的”；不能充当主宾语（*我这儿没有箱）等。

3.1.2 满-数量_c

“满-数量_c”使“一量_c名”中的“一”解读为“满/全”义或“数量”义，可是优选的意思为“满/全”。其成员性质是名词，用作量词只是临时的情况，可分成两种：

1) 满-数器皿量词：指的是“一箱子柿饼、一瓶子水、一抽屉文件、一书架书”中的“箱子、瓶子、抽屉、书架”之类词。

2) 满-数非人量词：根据其来源，可总结为：

a. 表交通工具名词：“一车军人、一火车洋书、一飞机学生”中的“车、火车、飞机”等；

b. 表建筑、场所名词：“一屋子人、一院子花”中的“屋子、院子”等；

c. 表地形地貌的名词：“一池/池子莲花、一湖清水、一山桃花”中的“池/池子、湖、山”等；

d. 表家具的名词：“一桌子菜、一床垃圾”中的“桌子、床”等。

从形式上看，大部分满-数器血量词是由数量器血量词加上了后缀“子”演变来的。除了上述类别外，有些满-数器血量词并没有跟它对应的数量器血量词，如“抽屉、书架”。此外，像“碗、包、壶、桶”等虽然也是“器血量词”，但是不好划类，因为这些词的名词形式和量词形式是混淆的，同时具备名词和量词的特点，并且没有相应的带后缀“子”的形式（*碗子、*包子、*壶子、*桶子）。因此，这类词既可归为数量器血量词，也可归为满-数器血量词。

3.1.3 满全量_C

“满全量_C”使“一量_C名”中的“一”解读为“满/全”义。它的性质也是名词而不是量词，用作量词只是临时表示事物的载体，分为两类：

1) 人体量词：指的是“一身汗、一鼻子灰、一口谎言⁵、一嘴白牙、一肚子苦水、一手泥”中的“身、鼻子、口、嘴、肚子、手”等表人体器官的词。

2) 满全非人量词：指的是那些通常不被看成容器，实际上却有装载功能的物体，形状一般是平的或凸出来的，如“一地水、一树桃花、一墙标语、一黑板汉字、一裙子血污”中的“地、树、墙、黑板、裙子”等词。这类词虽然在来源上跟满-数非人量词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在语义理解上不同，即“一”只当“满/全”解，具体阐释为“实体的面积是被某物所覆盖”。

⁵ “一口饭”跟“一口谎言”不同，前者的“口”为动量词，后者的“口”为容器量词。

需要指出的是，“满-数量_c”和“满-全量_c”都是指名词临时充当量词的情况，而本文的“临时”指借用完全具备名词性质的名词而形成的量词。虽然某个量词是借用名词而来的，但本质上已属于量词，就不算是量词的临时情况。这两类容器量词是符合条件的类，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名词，量词的用法仅在“一量_c名”中显现。

四、“一”解读成“满/全”义的内部制约条件

4.1 “满/全”是所有容器的共显特征

深究起来，“满/全”是容器量词的共显特征。这是因为用容器装载某物就是把容器看作该物品的计量单位，以其空间量为计量的标准。容器的整个空间也就涵盖着“满/全”义。当某些真正或抽象的容器作为容器量词组成“一量_c名”时，“一”事实上都存在着“数量”义和“满/全”义，本文关于“一量_c名”的“一”的语义诠释，实际指的是“一”在具体语境中凸显的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数量器皿量词”和“满-数量器皿量词”在语义上有差异。当我们说“我要买一杯水”时，杯里的水肯定不是半杯水，而是“多”或“满”的。但是由于说这句话时，我们重在计数（是一杯而不是两杯），所以“满”的意义并未凸显，因此“一”表“数量”义。而“一杯子水”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说的⁶（？我要买一杯子水）。具体语境下说“一杯子水”，则包含说话人对“水”主观大量的评价，角度从用数量理解转到用全量义

⁶ 郭先珍（1987）认为像“一手泥、一脸汗、一下巴胡子、一裙子水、一柜子书”的“手、脸、下巴、群、柜子”多具有修辞色彩，只用于一定的场合。（p: 17）

来理解，凸显了“满/全”义。

4.2 专职量词是决定“数量”义的前提；非专职量词是决定“满/全”义的前提

本文认为若容器量词本身是专职的量词，那么它构成“一量_c名”后，“一”就表示“数量”义。这是因为专职量词与数词组合用来计数，是量词的一般用法。“数量量_c”就是专职量词，如“一篮鸡蛋 ≠ 两篮鸡蛋”。若容器量词本身是非专职量词，那么它构成“一量_c名”后，“一”表示“满/全”义。原因在于非专职量词本身是名词，数量词“一”和名词的非常规搭配，凸显“一”的主观义——“满/全”义，最典型的是“满全量_c”，如“一脸笑容 = 满脸笑容”。进一步分析，满/全”义虽然带有主观性，但是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例如：

(3) a.一盒子点心 b.一桌子点心 c.一嘴点心

当(3a)，(3b)表“满盒子点心”、“满桌子点心”时，它还是隐含着数量义，即“有一个盒子，里面充满着点心”、“存在着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充满着点心”。(3c)“一嘴点心”是“满嘴点心”的意思，可理解为“存在着一张嘴，这张嘴充满着点心”，只不过这里的数量义已经很虚了，有时可表多个人，例如“弟弟和妹妹都在吃甜品，塞了一嘴巧克力”。

4.3“量词资格”和“专门容器特征”与“数量”义、“满/全”义的等级

上文我们简单地得出结论：专职量词决定“数量”义，非专职量词决定“满/全”义。这样就只能得到“数量”义和“满/全”

义两个临界值了。实质上，还有介于“数量”义和“满/全”义的情况。例如：

(4) 周正虽然觉得这辆车和[一车煤]可惜，但事到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只好同意这样做。 (彭荆风《绿月亮(6)》)

(4) 中，“一”偏向于表“满/全”，但也可以认为是表“数量”。

这并不意味着界定“数量”义和“满/全”义的标准有问题，因为“满-数量_c”虽然使得“一”的优选义是“满/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数量”义。可见，三类容器量词组成“一量_c名”后，“一”从表示实指的“数量”义到表示以实指义为依据的“满/全”义，中间有着等级差异。不仅如此，“满-数量_c”内部也存在着表义的等级差别，这一点可以用“量词资格”和“专门容器特征”加以解释。

4.3.1 量词资格与容器量词类别

“量词资格”指的是一个词充任量词的能力。本文的标准是，在“一量_c名”中，若“一”能被其他数词所替换，那么“一”就表“数量”，“量_c”充任量词的能力强；若“一”可以被“满/全”替换但不能被其他数词替换，替换后意思不变，那么“一”表“满/全”，“量_c”作量词的能力较弱。“数量量_c”的量词资格最高，“满-数量_c”的量词资格次之，“满全量_c”的量词资格最低。

1) “数量量_c”的量词资格分析

“数量量_c”是专职量词，具备量词的所有功能，因此量词

资格最高。“一”的凸显义为“数量”义，构成“一量_c名”时，“一”可以被其他数词代替，如“一铲沙”的“一”可以被“两、三、四……”替换。

2) “满-数量_c”的量词资格分析

“满-数量_c”类的量词资格有差别，满-数器皿量词的量词资格强于满-数非人量词的。此外，后者内部小类的量词资格也存在差异。

满-数器皿量词：数量器皿量词和满-数器皿量词形式相仿，譬如，有“一、两、三……箱书”的说法，也有“一、两、三……箱子书”的说法。在意义上，满-数器皿量词也受到数量器皿量词的影响，因此量词资格较高。但是“一箱书”和“一箱子书”的意思也不完全相同，且后者若表“满/全”就不能换成其他数词。

满-数非人量词：一般使“一量_c名”中“一”表主观上的“满/全”义，可是有时也可以表示客观上的“数量”义。我们上述排列了不同来源的满-数非人量词，顺序是根据量词资格从高到低的排列：

a.交通工具 > b.建筑、场所 > c.地形地貌 > d.家具

(一飞机游客) (一屋子书) (一湖鱼虾) (一桌子剩菜)

根据黄兵(2005)的观点，这些词都来源于名词，其性质向量词转化时出现了程度上的差异：a类的量词资格较高，所以数词较容易替换；b类的量词资格次之，数词较少替换；c类的量词资格较低，数词很少替换。至于d类，黄兵是把它与人体量词一起讲的，认为两者有依附性所以就表示“满/全”义(p: 11)。我

们认为应该采取统一的标准，所以继续采取量词资格的标准。因此，d 类的量词资格是最低的。

我们把 d 类归入满-数非人量词，而不把它归入满/全非人量词是有原因的：一，“一桌子剩菜”中的“一”可以被其他数词替换，而满/全非人量词极难被其他数词替换的。例如“一地水、*/?两地水”、“一墙绿叶、*/?三墙绿叶”；二，d 类词还具备专门容器特征，其容物可以衡量，而满全非人量词的专门容器特征极少，容物难以衡量。（详见 4.3.2）

3) “满全量_c”的量词资格分析

“满全量_c”的量词资格最低。无论人体量词还是满全非人量词，“一”一般都不能被其他数词替换，它们量词资格的程度相近甚至相同。例如：

人体量词：一/*三身泥、一/*四腔热血、一/*五脸微笑

满全非人量词：一/*三地水、一/*四墙标语、一/*五电视机灰尘

可见，“一”的意义从“数量”义到“满/全”义的过渡伴随着量词资格从高到低的变化。量词资格越高，“一”的实指义就越强，“满/全”义就越不容易被凸显出来；量词资格越低，“一”的实指义越弱，“满/全”义就越容易被凸显出来。

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不妨做些推测，就现代汉语而言，最初量词“借用”名词，可能使“一量_c名”中的“一”具有“满/全”义。后来名词逐渐向量词过渡，“一”既可表“满/全”又可表“数量”，名词一旦完全变成了量词，“一”就只表“数量”义。

4.3.2 专门容器特征与容器量词类别

“专门容器特征”指专门作容器的器皿的共有特征，即形状是凹下去的，以“装载、容纳”为承载方式，容器易于“衡量”，一般为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如“碗、壶、袋子”等。

相反，若某种容器不具备专门容器特征，其形状是平的或凸出来的，只能以“铺展、附着”为承载方式，容器难以衡量，例如“地板、天花板”等。

本文认为专门容器特征使得“一”表数量义，越远离专门容器特征，“一”的“数量”义就越虚，“满/全”义被凸显出来。

“数量量 c ”使得“一”只表数量义，表义已经很明确，所以我们撇开不讨论它。只讨论“满-数量 c ”和“满全量 c ”。

1) “满-数量 c ”的专门容器特征分析

满-数器皿量词是真正的容器，专门容器特征强。譬如“一箱子沙”、“一铲子沙”虽然倾向于表“满/全”，但由于重量仍然可以衡量，因此也可以看作表“数量”。

满-数非人量词中的次类在专门容器特征方面存在差异：上述 a 类（一飞机游客）、b 类（一屋子书）和 c 类（一湖鱼虾）还可以采取“装载”方式，但是可衡量的程度不同。a 类的容器比较容易衡量，专门容器特征较高；b 类的容器也可以衡量，专门容器特征次之；c 类的容器较难衡量，专门容器特征又次之。d 类（一桌子剩菜）以“铺展、附着”为承载方式，专门容器特征非常低，不过其容器还算是可以衡量，可以计算数量或重量。

2) “满全量_c”的专门容器特征分析

“满全量_c”最远离专门容器特征，以“铺展、附着”为计量方式，其容物最难衡量或无法衡量。譬如“一头白发”中，“白发”是以“头”为计量单位。但是“头发”是铺展、附着在头上的，难以衡量其数量和重量，所以“一”凸显的是“满/全”义。(有些人体量词虽以“装载”为其计量方式，如“嘴、肚子”，可是容物还是很难衡量)。另外，所谓“铺展、附着”和“难以衡量”除了跟容器的形状有关，还跟容物的性质、形状有关。若容物是抽象的或要依附某些容器的上面，那么“一”作“满/全”解。关于这一点，殷志平（2000）认为受“一身”之类修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是“整合性”，即“不是由可数的个体组成，内部不能分割，是无界事物；句法上不受表个体化的数量短语修饰，如不能说‘一个冷汗’、‘两个泥’、‘三个坏水’等”（p: 33）。

五、“一”表“满/全”义的外部标记形式及标记形式的作用

本章试图引入“标记形式”的概念来验证“一量_c名”中“一”作“满/全”解的部分。当我们分不清“数量”义和“满/全”义时，可用标记形式来验证其“满/全”义；若“一”当“满/全”解，添加标记形式使得原来的意义更加凸显。“满/全”的标记形式为：数词“一”的限制和“满、全”的替换、“的”字的插入、重读、“都”的添加及否定形式。

5.1 数词“一”的限制和“满、全”的替换

学界一致的看法是，“一量名”中“一”表示“满/全”义

时，“一”不能被其他数词替换，但可以被替换成“满”或“全”（太田辰夫 1958/2003、赵元任 1968/1979/1980、朱德熙 1982、胡附 1984、郭先珍 1987、李延瑞 1987、李宇明 2000a/2000b、殷志平 2000、郭锐 2002、袁毓林 2004 等）。这与结构中的容器量词的性质有关，只有当容器量词为“满全量_c”或“满-数量_c”时，“一”才能获得“满/全”义，这时“一”就可以用“满”或“全”替代，而不能换成其他数词。这可以看作“一”表“满/全”义的外部标记。

“满全量_c”构成的“一量_c名”中，“一”被“满/全”替换后和原结构表义完全相同：“一身汗 = 满/全身汗”、“一树梨花 = 满树梨花”、“一操场人 = 满操场人”（成双的事物除外，如“两手泥、两鼻孔灰”）。至于“满-数量_c”构成的“一量_c名”，“一”可以解读为“满/全”或“数量”，“到底表示哪种意思，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是确定的”（胡附 1984：42）。例如：

(5) a. 今天我没带什么，只带了一箱子书。（数量）

b. （箱子很大）啊！一箱子书！ （满/全）

我们先排除其表“数量”义的情况，只考虑“满/全”义的情况，得出“一瓶子水 = 满瓶子水”、“一屋人 = 满/全屋人”。

5.2 “的”的插入

5.2.1 “满/全”义与“的”的插入

“数量名”结构中，量词和名词之间能否插入“的”，跟量词的类型有关（朱德熙 1982、赵元任 1968/1979/1980），也同量词范畴性语义成分（[±范围]）有关：能加“的”则为范围量词；

不能加“的”则为非范围量词(主要是个体量词)(马庆株 1990)。两种判定方法得出的结论很统一:数量词修饰名词时,能加“的”的量词为度量衡量词(一斤的白菜)、准量词(两县的群众)和本文的容器量词。

从本文来看,“一量名”结构中如果表示“满/全”,量词和名词之间就能插入“的”,而不表示“满/全”义时则不能插入“的”。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赵元任 1968/1979/1980、朱德熙 1982、刘月华等 2001、袁毓林 2004 等)。那些学者们所说的“一量名”就是本文的“一量_C名”。由于“的”只能出现在表“满/全”义的“一量_C名”,因此插入“的”是“一”表“满/全”义的标记。比较以下例句:

(6) 房内陈设非常简朴,一只方桌,四张椅子,两只沙发, [一书架书], 一个茶柜,柜内有一只老式的收音机。(1994 年《人民日报》第 1 季度)

(7) 一路坑坑坡坡, [一脚泥]、[一脚水], 历尽千难万阻, 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杨绛《干校六记》)

(8) 在这期间,他挣零用钱的方法便是每天写一万字,写了 [一书架的小说]。(亦涵《畅销小说家中的巨人》)

(6) 中的“一书架书”与“两只沙发”等一般数量名结构并列,“一”凸显的是数量义,加上“的”了之后句子显得不自然。而例(7)“一脚泥、一脚水”中,“一”是虚指,表“满/全”,所以能插入“的”,构成“一脚的泥、一脚的水”。(8)“一书架的小说”采用“一量_C的+名”,则是为了强调“满/全”义。

并且无法通过上下文来判断“一量 c 名”中“一”作“满/全”讲还是作“数量”讲，“的”的插入凸显“满/全”义。例如：

(9) 到了十一的晚间，丁约翰象外交官似的走了进来。他的左手提着[一袋子白面]，右手拿着一张大的红名片。(老舍《四世同堂》) → (9') 到了十一的晚间，丁约翰象外交官似的走了进来。他的左手提着[一袋子的白面]，右手拿着一张大的红名片。

5.2.2 个体量词性质与容器量词及“的”的插入

在“数量名”结构中，如果量词是个体量词，那么此结构的数词指实际数量，并且量词和名词中间一般不能加“的”，例如“三本书/*三本的书等”。我们把这种性质称作“个体量词性质”，有时“量 c”也具备此性质。数量器量词具备个体量词性质，其中的数词实指数量，因此量词和名词中间不可以加“的”，例如“一盒点心/*一盒的点心”。

关于数量器量词是否可加“的”的问题，学者看法不一。⁷本文还是持其后面不可加“的”的观点。据 CCL 语料库的考察，可带“的”的数量器量词实质上是由具体语境引导的。例如：

(10) 虚假的、欺骗性的广告宣传，使这种[一套三盒的化妆品]一面世，就出现了万人争购的场面。(1994 年《人民日报》第 2 季度)

⁷ 有的认为不能加(如朱德熙 1984)，有的认为只有一部分是可加“的”的(如何杰 2008)，甚至同一个人的看法自相矛盾，例如：赵元任(1968/1979/1980)说在较少情况下容器量词，一般带“的”(原著：567/吕叔湘译：254/丁邦新译：281)，但是在解释容器量词时则说其后头总是可以带“的”(原著：612/吕叔湘译：269/丁邦新译：301)

(10) 之所以可以说“三盒的化妆品”是因为其前面还有“一套”所引导的。“一套三盒的化妆品”要分析成“一套三盒的+化妆品”，而不是“一套+三盒的化妆品”。并且，“的”也不可以省去的。由此，若没有一定的语境，“三盒的化妆品”是不成立的。

此外，容器量词可以与个体量词同形，或者也可以没有相应的个体量词形式，但具备个体量词性质：

1) 有时个体量词与容器量词同形，当作个体量词时，后面不可加“的”；当作容器量词时，后面可加“的”，加上“的”之后，“一”当“满/全”讲。例如：

- (11) a. 一床被子⁸ (数量)， “床” 为个体量词 → 不能加 “的”
 b. 一床被子 (满/全)， “床” 为容器量词 → 一床的被子
 c. 一床玩具 (*数量、满/全)， “床” 为容器量词 → 一床的玩具

2) 有些容器量词没有相应的个体量词形式，但具备个体量词性质，因而“一量_c名”中不能插入“的”，“一”实指“数量”；“一”表示“满/全”时，个体量词性质消失，能插入“的”。例如：

- (12) a. 一篮子苹果 (数量) “篮子” 具备个体量词性质
 → 不能加 “的”
 b. 一篮子苹果 (满/全) “篮子” 不具备个体量词性质

⁸ 马庆株 (1990) 指出“一床被”有歧义，‘床’既可以表示范围，后面能加‘的’；又可以表示个体单位，后面不能加‘的’”(p: 169)。

→一篮子的苹果

5.2.3 “量_c”和“名”搭配与“的”的插入

被修饰名词的特点也对“一量_c名”中“一”的意义有影响。由于这跟“的”的插入有关，所以把它放在这儿跟“的”一起讨论。请看下面例子：

- (13) a. 一池水（数量） → 不能加“的”
 b. 一池水（？满/全） → ？一池的水
 c. 一池花（？数量） → ？不能加“的”
 d. 一池花（满/全） → 一池的花
- (14) a. 一池子水（数量） → 不能加“的”
 b. 一池子水（满/全） → 一池子的水
 c. 一池子花（？？数量） → 不能加“的”
 d. 一池子花（满/全） → 一池子的花

“一池水”倾向于表“数量”，所以“两/三/四池水”成立（13a），“的”是否能插入存疑（13b）；“一池花”倾向于表“满/全”，可插入“的”（13d），是否可表示“数量”存疑（13c）。至于（14），“一池子水”有两种解释，一为“数量”义，不可以加“的”（14a）；二为“满/全”义，可加“的”（14b）：“一池子花”倾向于只表“满/全”，可以加上“的”，而是否可表“数量”义存疑（很少说成“？两/三/四池子花”）（14c,d）。

可见，“一池花”和“一池子花”意义相同，即“一池/池子”与“花”搭配时，“一量_c名”很自然地表示“池子里充满着花”。我们认为这是由名词跟量词的语义搭配所导致的。“池/

池子”是计量“水”的地方，不是计量“花”的地方，即用来计量“水”是寻常的情况，而用来计量“花”是不寻常的情况。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使得“一”获得“满/全”义。至于(14b)“一池子水”表示“满/全”义，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池子”是名词的缘故，上述已讨论，不再多说。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说“一池的花、一池子的水、一池子的花”时，就只能认为“一”当“满/全”讲了，可见“的”就是“满/全”的标志。

5.3 重音

“一量_c名”中“一”表全量义时，往往带有强调重音。这是因为表“满/全”的“一”表主观评价时，带有夸张的意味，而“任何夸张句都存在着夸张的焦点。当夸张的焦点落在数量词语上时，就会因夸张的作用而赋予数量词语以主观量的色彩”，所以“主观量出现的地方，在数量词语或与之相关的词语上常常有重音作为标志”（李宇明 2000a: 105,108）。

王洪君先生指出，“一量名”中“一”可用轻重音和语音的长短来辨别到底是表“数量”还是“满/全”，可分成三种情况⁹，即：

1. 普通地表示实际数量“一”：“一”和量词都不重读，而且两者要读得很快。如“·一·条狗、·一·个苹果、·一·盒点心”。

⁹ 非常感谢王洪君先生为我解释轻重音和音长对“一”所表达的意义的的作用。此外，本文的“·”、“’”、“o”符号是参考赵元任（1968/1979/1980）的：“·”代表轻音符号；“’”代表重音符号；“o”代表可轻声符号。

2. 强调是表示实际数量“一”：强调数量是“一”而不是其他数量时，重音落在“一”上，即“一”又长又重；量词要读得很短很轻。落在“一”上的重音是强调重音。如“'一·条狗、'一·个苹果、'一·盒点心”。

3. 表示“满/全”：“一”和量词都重读。读的时候“一”的音高高，音长可长可短；量词的音高高，而且要拖长。如“'一身汗、'一脸眼泪、'一腔热血”。

由此可见，“一量 c 名”结构，如果“一”是“满/全”的意思，那么其重音要落在“一”和“量 c”上面，两者的音高较高，前者的音长长短皆可，后者的音长较长。这对我们辨别“一”的语义诠释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那些“数量”义和“满/全”义分不清的情况。一旦“一”和“量 c”都获得重音，那么“一”就要解读成“满/全”。例如：

普通表示数量“一”：·一·箱子书

强调数量“一”：'一·箱子书

表示“满”：'一'箱子书

赵元任(1968/1979/1980)指出，若“一”的意思是“全/满”，其轻重音与表示实际数量的“一”不同。他认为“一量”处在动词后头，表示“满/全”义的“一”有完整重音和变调；而表数量的“一”跟量词组合时，“一量”可以不轻读，也可以轻读。如“只喝了一杯酒/只喝了·一 o 杯酒”，若“一”进一步减弱，就出现省略现象。“一量 c 名”中“一”作“满/全”解时，虽然整个结构处在动词后头，“一”不能轻读或脱落，“一”和“量 c”

依然获得重音，两者的音高较高，“量_c”的音长要拖长。例如：

(15) 牛大姐不由叹道：“那你就好自为知吧南希，别弄[‘一’身病]回来。”（王朔《谁比谁傻多少》）

5.4 “都”帮助验证 “满/全”义

范围副词“都”是全称量化词 (universal quantifier)，语法功能是总括全部，因此它们指向的名词性成分必须有复数含义的（如果名词是单数，则要看作由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如“我把一只烤鸭都吃完了”）（董秀芳 2002、张谊生 2003）。张谊生（2003）还认为复数的名词性成分必须表主观大量，才能与“都”全称量化义协调（**多数**/? **少数**同学**都**不同意这个方案），并且“都”的指向目标除了疑问代词的形式和重叠形式外（**什么都不想吃**/**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都”指向的名词性成分一般是定指的（**那些**人**都**没有去过北京）（p:395-396）。此外，总括的副词还包括“全”和“全都”。它们在句中与“一量_c名”共现时同“都”起相同的作用。

本文以“都”为例，认为表“满/全”的“一量_c名”的名词具有复数的含义，并且是定指的，所以能与“都”共现，“都”是凸显“满/全”义的外部标记。譬如：

(16) 一院子粮食都被雨打湿了。

(16) 副词“都”总括粮食的范围，即“一个院子之内的所有粮食被淋湿了”，主观上强调的是“所有的、全部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一院子粮食”指“整个院子、满院子”，“一”表示“满/全”。并且，正因为“一”已经表示“充满”，所以“都”在

总括所有“粮食”的同时，又再次激发“一量_c名”中“一”的“满/全”义，使之更加突出。

“数量名”如果表示数量，则“都”总括指向目标的个体之和。例如：

(17) 那三个人都被雨打湿了。

我们认为，在由“一量_c名”和“都”构成的句子中，若“一”表“满/全”，“都”有两种功能：一是总括容物的全部，二是再次激发全量义，使之更加凸显；若“一”表“数量”，“都”的功能只剩下总括容物的全部，不具备激发“满/全”义的功能。详细阐述如下：

“数量量_c”构成的“一量_c名”，“一”表实际数量，该结构与“都”共现时，“都”只总括在某个容器里的容物的全部，没有激发“满/全”义。例如：

(18) 她们机场连着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王朔《空中小姐》）

(18) “都”只总括其指向目标的全部（在箱子里的开水）。

“满-数量_c”构成的“一量_c名”，“一”既可表“数量”又可表“满/全”，加上“都”后，“数量”义消失，只剩下“满/全”义：

(19) 原来窃贼趁外间搓麻将不注意，偷到里间，把[一箱子细软和首饰][都]取去了，只剩下空箱。（赵易林《赵景深戒赌记》）

(20) 临别那天，一位壮汉拉着单位领导的手依依不舍和夺眶而出的眼泪，[一车人的眼睛][都]湿润了。(《人民日报》1998年1月份)

“满全量_c”构成的“一量_c名”，“一”表“满/全”义，加上“都”以后，意义更加凸显。例如：

(21) 她被特许可以在保育院随时吃糖，[一嘴牙][都]吃成了虫牙，疼起来就歪着嘴丝丝倒抽凉气。(王朔《看上去很美》)

5.5 否定标记形式

5.5.1 “满/全”义与极性否定

对“一量_c名”中最小量的容物的否定可以使整句表示“满/全”义，无论是什么类别的容器量词。先来看下面的例子：

(22)

肯定句 a. 一盒点心在桌子上摆着。(陆烁 2007: 21)

b. 一盒子点心在桌子上摆着。

c. 一盒子的点心在桌子上摆着。

否定句 d. 一盒点心[没有一块]我爱吃的。(同上)

e. 一盒子点心[没有一块]我爱吃的。

f. 一盒子的点心[没有一块]我爱吃的。

“盒”是数量器皿量词，“一盒点心”表示“数量”。在肯定句(22a)中，整句还表示“数量”；而在否定句(22d)中，光看“一盒点心”，“一”依然表“数量”，但是句中否定了盒子里最小量的容物，即“否定盒子里的一块点心”，这就激发“一盒点心”获得了“满/全”义(即“在盒子里的点心的全部/满满一盒点心，

没有一块我爱吃的”)。

“盒子”是满-数器皿量词,“一盒子(的)点心”表示“充满”的意思,不管放到肯定(22b,c)句还是否定句(22e,f)中都表示全量义。否定句中最小量的容物(一块)的否定使得“一盒子(的)点心”突出其“满/全”义。

有趣的是(22d)和(22e)都表达“满/全”义,即涉及到整个盒子里的点心。我们初步的看法是,否定词“没有”否定了最低限量的“一块”,那么就是全部都否定。而“点心”都是在“盒子里”的,否定“一块点心”,就相当于否定“在盒子里的所有点心”,这样就使(22d)和(22e)在某些程度上等值。¹⁰

那么,为什么去掉了“一块”后,(22d')不太好,而(22e')就很好?

(22) ? /*d' 一盒点心 没有我爱吃的。

e' 一盒子点心 没有我爱吃的。

我们认为这是跟“一盒+名”原来表示“数量”,没有表示“满/全”有关。“没有我爱吃的”否定的是“整个盒子的点心”,而不是数量。这可以用加“的”的方法来证明:

(22) *d' 一盒的点心 没有我爱吃的。

e' 一盒子的点心 没有我爱吃的。

加上“的”后,(22d'')根本不成立,这就证明(22d')很不好,甚至不能说。相反,加上“的”后的(22e'')成立,证明(22e')

¹⁰ 说“某些程度上”是因为,“一盒点心”被“没有一块”激发才获得“满/全”义,而“一盒子点心”本身可表“满/全”,又被“没有一块”激发,那么其“满/全”义比前者更为明显

也成立。

以上举的是两类器皿量词的例子，实际上另非人量词和人体量词也有这种情况。例如：

(23) a. 一车行李[没有一件]是我的。

b. 老王一下巴的胡子[没有一根]是白色的。

此外，若语境允许的话，“一量_C名”最低限量的容物可以是其他数词。例如：

(24) 这一屋子的人中,[没有两个]来自同一个国家。(刘承峰 2007: 27)

(24) 把“两个”换成“一个”句子反而不合法因为“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不可能是一个人，至少是“两个”。该句子的最低限量是“两”。

5.5.2 “满/全”义的“一”不能进入“一量_C名+也不(没)+VP”

“一量名”结构与否定词“不/没”组合时，可构成两种否定的句式，一为“一量名+也不(没)+VP”，二为“不(没)+VP+一量名”，如下：

(25) a. 一分钱也没带来 b. 没带一分钱来

(25a,b) 都表示“没有钱”。“一”是数量中的极小量，对极小量的否定表达全称否定。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一量名”都能进入这两种句式。“一量_C名”中，如果“一”当“满/全”讲，不能进入上述句式。这是因为表“满/全”的“一”在此不表极小量，而是主观大量。

因此“数量量_c”可以进入这两种否定格式，而“满-数量_c”和“满全量_c”不行。如(26) - (30)所示：

(26) a. 一盒点心也没买 b. 没买一盒点心

(27) ? a. 一盒子点心也没买 ? b. 没买一盒子点心

*a' 一盒子的点心也没买 *b' 没买一盒子的点心

“一盒点心”表“数量”义，在句中表最小的量所以可以进入两种否定句式(26a,b)。“一盒子点心”虽然有“数量”义但优选的是“满全”义，变换为相应否定句后，可接受度比较差(27a,b)。若加入“满/全”标记“的”，句子则不成立(27a',b')。

同样，满-数非人量词、满全非人量词、人体量词也不能进入这两种否定格式，例如：

(28) *a. 一屋子人也没来 *b. 没来一屋子人

(29) *a. 一黑板字也不认识¹¹ ?b. 不认识一黑板字

(30) *a. 一身汗也不流 *b. 不流一身汗

但是也有少数表“满/全”的“一量_c名”进入“不(没)+VP+一量_c名”的情况。例如：

(31) 孙老先生柑掌大笑，道：“说得妙，若[没有一肚子学问]，怎说得这种话来？”(古龙《小李飞刀》)

(32) 大祆是觉着有些笨重发燥了，可是为引起别人的美感起见，自己还能[不牺牲一身热汗]吗！(老舍《赵子曰》)

(31)、(32)“一量_c名”可以进入“不(没)+VP+一量_c

¹¹ “一黑板字都不认识”可以说，“都”起总括的作用。

名”，但否定的不是极小量，而是否定“一量_C名”的这种事件。并且它们都不能构成“一量_C名+也不（没）+VP”。

可见，可进入“一量_C名+也不（没）+VP”的“一量_C名”只限于那些“一”表示最小量的情况。若“一量_C名”中“一”表“满/全”义，通常不能进入该结构。据语料库的考察，只找到一个例外：

(33) 他[一身的土味没有变]；他扎根生活、表达农村风土人情的创作道路没有变。(1994 年报刊精选)

六、 结语

本文主要在容器量词的范围内讨论了“一量_C名”中“一”的语义诠释，在该结构中“一”可解读成“数量”义或“满/全”义。根据能使“一”获得“数量”义或“满/全”义的功能，容器量词分为“数量量_C”、“满-数量_C”和“满全量_C”三类。使“一”解读成“满/全”的后两类可以看作“满/全”义的内部标记。然后讨论了“一量_C名”中“一”解读为“满/全”义的外部标记。本文仅对“一量_C名”中“一”的语义诠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答，需要进一步思考探索。

参考文献:

- 蔡维天. 2002. 一、二、三,《语言学论丛(26)》.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储泽祥. 1996. “满+N”与“全+N”朋,《中国语文》第5期.
- 董秀芳. 2002. “都”的指向目标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
- 郭锐. 1998. “一个人(也/都) 没来”类句式的配价分析,
载袁毓林、郭锐主编. 1998.《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2)》.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2.《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6. 衍推和否定,《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郭先珍. 1987.《现代汉语量词手册》.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 1996. 谈谈物量词对前搭配数词的语义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
- 2002.《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何杰. 2008.《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黄兵. 2005.《有标记数量结构》.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胡附. 1984.《数词和量词》.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延瑞. 1987. 关于修饰性临时量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李英哲. 1982. 汉语数量词和否定词关系的探讨(贾梅露译),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李宇明. 2000a.《汉语量范畴研究》.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b. 量词与数词、名词的扭结,《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3期.
- 刘承峰. 2007. 现代汉语“全量否定”研究,《语言科学》第1期.
- 刘顺. 2002. “一+N₁+N₂”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汉语学习》
第6期.
- 刘月华、潘文娉、故韡. 2001.《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龙景科. 2008. 《汉语非真值数词“一”及相关格式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陆俭明. 1988. 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 《语法研究和探索(4)》.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收入李羡林主编. 2001.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陆俭明选集》.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陆烁. 2008. 《一量名主语的指称情况研究》.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1990. 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 《中国语文》第3期.
- 马真. 1983. 关于“都/全”所总括的对象的位置. 《汉语学习》第1期; 收入陆俭明、马真. 1999.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修订版).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倪建文. 2001. “一……也不(没)”句式的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 邵敬敏. 1993.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 《中国语文》第3期; 收入邵敬敏. 2000. 《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沈阳. 1995. 数量词在名词短语移位结构中的作用与特点, 《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太田振夫. 1958/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化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雅慧. 1993. 《数词有限制的数量结构》,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殷志平. 2000. 关于“一身冷汗”一类短语的性质和特点, 《汉语学习》第4期.
- 袁毓林. 2004. 容器隐喻、套件隐喻及相关的语法现象——词语同现限制的认知解释和计算分析, 《中国语文》第3期.
- 张谊生. 2003. 范围副词“都”的选择限制, 《中国语文》第5期.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Chao, Yua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收入 2004. 《赵元任全集(第3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节译本. 1979. 《汉语口语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丁邦新全译本. 1980. 《中国话的文法》.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语料库: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语料库 (CCL)

ABSTRACT

On Categories of Container Classifiers and the Marker Forms of “full/entire” in

“one + container classifier + noun” Construction

Nattanit Chamsuwanwong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numeral “one” in “one + container classifier + noun (one + CLc + N)” construction. When used with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ontainer classifiers, the numeral “one” in the “one + CLc + N” construction can be interpreted in two ways: one, it represents the “actual number”; or two, it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full/entire.” Container classifie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umeral container classifiers (一箱糖 <one **box** sugar>, ‘a box of sugar’); ‘full’-numeral container classifiers (一桌子糖 <one **table** sugar>, ‘a tableful of sugar’); and, full covered container classifier (一地糖 <one **ground/floor** sugar>, ‘a floorful of sugar’). The last two categories of container classifiers can cause “one” to be interpreted as conveying “full/entire” meanings. Thus, these classifiers can be regarded as intrinsic markers for the “full/entire” meaning. However,

when certain specific markers are added to the construction, such as “de(的)”, “dou(都)”, and certain negation markers; or if —“yi” is replaced by “man(满)/quan(全)”, and not by other number, the meaning of “full/entire” will become the prominent one. These special markers are analyzed here as external markers.

Keywords: *categories of container classifiers, “full/entire” markers, “one + CLc + N” construction, “numeral” meaning, “full/entire” meaning*